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 等译

[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新探案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013025064

I561.45

791

[英]柯南道尔著 曾强等译

精选原版插图 全译本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新探案



北航

C1632203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561.45
791

013052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探案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
曾强等译.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8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ISBN 978-7-222-10255-2

I. ①新… II. ①柯… ②曾… III. ①侦探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779号

责任编辑: 和晓玲 刘诚林

特邀编辑: 杨 森

责任校对: 和晓玲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新探案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曾强等 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640mm×946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8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印 刷 北京九天众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255-2
定 价 25.8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序言

我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也会变得像那些时髦的男高音歌手一样，在人老艺衰之后，还要频频地向宽厚的观众举行告别演出。是该收场了，不管是真人还是虚构的，福尔摩斯不可不退场。有人认为最好是能够有那么一个专门为虚构人物而设的奇异的阴间——一个奇妙的，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的时髦公子哥儿们依然向理查逊的美貌佳丽求爱，司各特的英雄们仍是有用武之地，狄更斯的欢乐的伦敦佬照样令人捧腹发噱，萨克雷的市侩们继续飞扬跋扈。也许在此英灵圣殿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歇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华生也忝列一席之地，而另有更为精明强悍的大侦探连同一位更为不精明的伙伴来占据他们曾经盛极一时的舞台。

福尔摩斯的探案生涯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当然这可能有点儿夸张。可能会有一些老先生说，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读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我听到这样的话是绝不会感到吃惊的。福尔摩斯是在1887年和1889年之间出版的两本书——《血字研究》和《四个签名》里初露头角的。1891年在《海滨杂志》上刊登的《波希米亚丑闻》，是一系列短篇故事的第一篇。

书出之后，似乎颇受欢迎，索求日增。于是自那以后，三十九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迄今已不下于五十六篇，编集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的致意》。其中近几年出版的最后这十二篇，现在收编为《新探案》。福尔摩斯开始他的探案生涯是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中叶，中经短促的爱德华时期。即使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多事之秋，他也不曾中断他自己的事业。因此之故，要是我们说，当



初阅读这些小说的青年现在又看到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同一杂志上阅读同一侦探的故事，也不为过。于此不列颠公众的耐心与忠实就可见一斑了。

在写完《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到不能使我的文学生涯完全纳入一条单轨。这位面颊苍白严峻、四肢懒散的人物，把我的想象力占去了不应有的比例。于是我就这么结果了他。幸亏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事隔颇久以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一推了事。重新接续再写福尔摩斯，对此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些小故事实际上并没有妨碍我在文学史、诗歌、历史小说、文艺心理学和戏剧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和创作，而且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其实才能很有限。即使不写福尔摩斯，我也不可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由于福尔摩斯的存在，我其他的严肃文学作品确实鲜为人知。

因此，读者们，和福尔摩斯告别吧！谢谢你们过去对我的经久不变的热情。在此，我只希望给读者们提供解除生活烦恼的消遣，作为我的一些回报，只有在传奇文学的虚构世界中才能找到令人兴奋的思想转变。

阿瑟·柯南道尔 谨识

目 录

序 言	1
显贵的主顾	1
皮肤变白的军人	25
王冠宝石案	43
三山墙山庄	60
吸血鬼	77
三个同姓人	93
雷神桥迷案	108
爬行人	132
“狮鬃毛”谜案	150
戴面纱的房客	168
肖斯科姆别墅	179
退休颜料商案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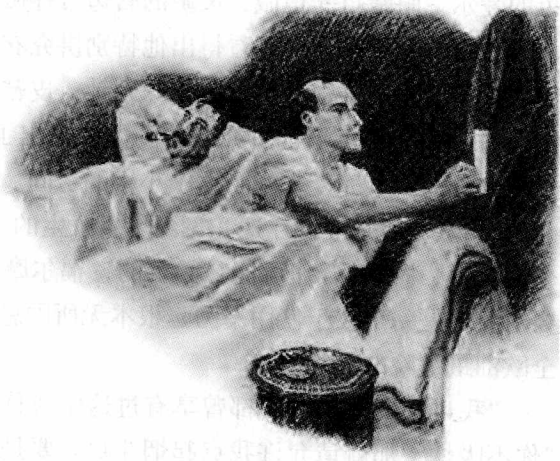
显贵的主顾

“现在不碍事了。”这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回答。

十年以来，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以下这段故事时，他这样地答复了我。于是我终于得到许可，把我的朋友一生中这段表现卓越的经历公诸于世。

福尔摩斯和我两人都有土耳其浴的癖好。我们浴罢躺在干爽室里，浑身松弛惬意，一起抽抽烟，这时会发现他在其他任何什么地方都少了些许缄默，多了些许人情味。在这诺森伯兰大道浴室的楼上，有一个隔离的角落，并排放着两张躺椅，我们两人正躺在椅子上。那是一九零二年九月三日，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案子。作为回答，他突然从裹着他身子的被单里伸出他那瘦长但有劲的胳膊，从挂在他旁边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

“这也许是有大点惊小怪、自以为是的恶作剧；也可能是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他说着，把纸条递给了我。“我知道的就信上所说的那么一点儿。”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上面写道：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将有十分棘手的要事相商，务请拨冗指教。如蒙俯允，请打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知。

“华生，不用说我已经同他约好了。”当我把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你知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只知道这个名字在社交界是无人不晓的。”

“好吧，我可以再多告诉你一点。他向以善于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刊登的棘手问题而出名。你大概还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的谈判吧。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具有外交本领的人。所以，我敢说这回大概不会是虚张声势，他是真正需要我们的帮助啦。”

“我们的？”

“是啊，华生，如果你肯帮忙的话。”

“我感到很荣幸。”

“那你时间记住了——四点半。到时候再说，现在别去想它。”

我那时住在安妮王后街自己的寓所。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已赶到了贝克街。四点半，詹姆斯·戴默雷爵士上校准时到来。几乎无需对他进行描述，因为许多人都熟悉他的个性特色，身材高大，性格开朗直率，一张修得很干净的阔脸，尤其是，圆润悦耳的嗓音，一双灰色的爱尔兰眼睛目光坦诚，灵敏的唇边常挂微笑。

从他的穿着，就可以看得出他特别讲究衣着。瞧，他那发亮的礼帽，深黑的燕尾服，领带上的镶珠别针，皮鞋上的淡紫色鞋罩，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显示出他讲究衣着的习惯是出了名的。这位身材高大、气度非凡的贵族完全支配了这个小小的房间。

“当然，我是准备在这儿见到华生医生的。”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说道，“他的合作可能是必要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这回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根本无所顾忌的人。我可以说，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物。”

“我过去的几位对手都曾享有过这个尊称。”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吸烟？那就请允许我点起烟斗吧。要是你说的这个人比已故的

莫里亚蒂教授，或现在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还要危险的话，那他倒真是值得会一会的。敢问他的大名？”

“你可听说过格鲁纳男爵？”

“你是说那个奥地利的凶杀犯吗？”

戴默雷上校挥举戴着羔羊皮手套的双手，不禁大笑。“真是无人瞒得过你，福尔摩斯先生！神奇，神奇！这么说，你已经断定他是个杀人犯了？”

“关注欧洲大陆犯罪的详情是我的业务。谁要是读过布拉格事件的报道，都不会怀疑这个人的罪行。要不是由于一条纯技术的法律条款有漏洞和一位证人不明不白的死去，他怎么能逃脱惩罚呢？史普卢根峡谷那个所谓的‘事故’一发生，我就肯定是他杀害了他的妻子，就如同我亲眼目睹一样。我也知道他已到了英国，并且有一种预感，他早晚会给找点事做的。那么，格鲁纳男爵现在怎么啦？我想这次该不会是这个旧悲剧的重演吧？”

“不是，这回更严重。惩罚犯罪虽说重要，但事先预防尤其重要。福尔摩斯先生，眼看着一个可怕的事件、一种残酷的情景在你眼前酝酿起来，明明知道它要导致什么后果而又无法去制止，这真是可怕。一个人还有比处在这样的地位更难受的情况吗？”

“是啊。”

“那你就同情这位主顾了，我是代表他前来的。”

“我没料到 you 只是一个中间人，委托人是谁？”

“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得不请你不要追问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做到使他的姓名不致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他的动





机是绝对高尚而纯正的，但他不肯披露姓名。当然，你的酬金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动。我想，主顾的实际姓名是无关紧要的吧？”

“很抱歉”，福尔摩斯说。“我处理的案子向来只是一端不明，现在两端都不明，那就云里雾里不好办了。我恐怕，詹姆斯爵士，只好辞谢了。”

我们的来客大为慌乱，一张开朗、活络的面孔因激动和失望而阴沉下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你使我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如果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为承办这个案子感到自豪。可是，我的承诺不允许我和盘托出。至少，也许我可以把我能说的全都告诉你，行吗？”

“好吧，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的是，我并没有应许你什么。”

“同意。首先，你一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在开伯尔战役出名的德·梅尔维尔吗？是的，我听说过。”

“他有个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年轻，有钱，美貌，多才，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女人。我们要设法从魔掌之中营救出来的正是这个女儿，这位可爱而天真的姑娘。”

“就是说，格鲁纳男爵大概把她控制住了？”

“是对女人来说最强有力的控制——爱的控制。这个家伙，你也听说过，极其漂亮、举止迷人，声调温柔，又富有那种妇女所爱好的浪漫而神秘的神态。据说女人都甘心听他摆布，他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遇见维奥莱特小姐这样有身份的女子呢？”

“那是一次在地中海乘游艇旅行时的事情。当时对游客虽有限制，可都是自己负担旅费的。显然举办者不大知道这位男爵的品性，等知道已经晚了。这个流氓缠住了姑娘，工夫用足，结果完全赢得了姑娘的心。要讲姑娘爱上了他，还不足以说明情况。姑娘对他已经到了痴情的地步，坠入爱河不能自拔。世界上只有他了，别的什么都不存在。说他一句不是，姑娘一概拒绝，听不进。想尽一切办法去医治她的痴

心病，可是徒劳。结果到了现在，她下个月就要同他结婚。她已经到法定年龄，而且铁了心，实在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才能阻止她。”

“姑娘知不知道那奥地利的事？”

“这个狡诈的家伙已经把他过去的每一件社会丑闻都告诉她了，但总是把自己说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她完全听信了他的说法，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

“天哪！你一不留神已经泄露了你的主顾的姓名，他一定是梅尔维尔将军吧？”

我们的客人立刻坐立不安起来。

“我本来可以顺着你的话来瞒过你，但这不是真实情况。梅尔维尔已经一蹶不振了。这位坚强的军人已经被这件事弄得意气消沉。他那久经战火考验的勇气已经丧失，一下变成了一个蹒跚衰弱的老头儿，再也没有精力去和这个漂亮强壮的奥国恶棍较量了。不过我的主顾是一位和这个将军熟识多年的老朋友，从将军女儿的童年时起就像父亲般地关怀着她。他不能眼看着这个悲剧发生而不设法去阻止它。对这样的事，苏格兰警场又无法插手。请你承办这个案子，是他亲自提议的，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他特别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把他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去。我也知道，福尔摩斯先生，以你的力量，很容易通过我找出我的主顾是谁。不过我请求你以名誉作担保，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打破这个隐姓埋名的谜。”

福尔摩斯异样地微微一笑。

“这我可以担保”，他说道。“我还可以对你说，你的案子使我颇感兴趣，我准备着手进行。但怎么跟你保持联系呢？”

“可以在卡尔顿俱乐部找到我。万一有紧急情况，有一个秘密的电话号码：‘XX. 31’。”

福尔摩斯把电话号码记下来，再坐好，依然微笑，通讯录翻开着搁在膝上。

“男爵目前的地址，知道吗？”

“弗尔诺住宅，靠近金斯敦。是幢大宅。他做投机，忽然一夜之间发起来，成了富人，这就使他变本加厉，更能得手了。”

“他现在住在家里？”

“是的。”

“除了你刚才告诉我的，关于这个人，你还能不能提供更多一点情况？”

“他爱摆阔，还是养马的行家。有一段时间他常在赫林汉打马球，后来他那个布拉格事件搞得沸沸扬扬，他不得不离开。他还收藏了书籍和名画。他这个人似乎有些艺术天分，我认为，他是一个公认的中国陶瓷权威，还在这方面写了一部专著。”

“复杂的才能”，福尔摩斯说，“有名的犯罪分子都有这种才能。我的老相识查理·皮斯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文莱特也是个不寻常的艺术家，此外还有不少人。好吧，詹姆斯爵士，请你通知你的主顾，说我会着手研究格鲁纳男爵。目前我能说的就是这些。我个人还有自己的一些情报来源，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一些办法来打开局面的。”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坐在那里久久地陷入沉思之中，仿佛已经忘记了我的在场。终于，他突然醒转过来。

“怎么样，华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最好去会见一下这位小姐本人。”

“我说亲爱的华生，你想想，要是她那可怜的碎了心的老父亲都打动不了她，我一个陌生人能行吗？当然，如果别无他法，这个建议还是值得试一试的。不过我想，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我倒觉得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有点帮助。”

在我的回忆记述中还从未提起过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因为我很少从我朋友后期的刑侦案例中取材。本世纪初的那些年份中他是福尔摩斯的得力助手。约翰逊，他的往昔说来悲哀，曾经是个罪孽昭彰的歹徒，在巴克赫斯特监狱两度服刑，后来悔过自新，投效福尔摩斯，在伦敦地下社会大犯罪团伙中充当耳目。他所提供的情报常常被证明极其重要，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约翰逊充当了警方的“探子”的话，那他早就暴露了。但是由于他参与的案子都是从不直接上法庭的，所以他的同伙一直都没有识破他的活动。由于他曾有两次被判刑的名声，所以他可以随意出入任何一家夜总会、小客栈和赌场，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机智的头脑使他成为一个收集情报的理想密探。这次福尔摩斯又要求助于他了。

我不可能及时地了解我朋友当时采取的步骤，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业务急需处理。不过有一天晚上我遵嘱在辛普森餐馆与他会了面。

坐在临街窗前的小桌旁，俯瞰着斯特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他给我讲述了最近的一些情况。

“约翰逊正在四处活动”，他说。“说不定在黑社会的阴暗角落里他能打听到一点消息，也只有在这种罪犯的大本营里，我们才能探听到这个人的秘密。”

“不过，既然这位小姐连现有的事实都不信，那么不管你有什么新发现，又怎么能使她回心转意呢？”

“谁敢说呢，华生？女人的心理对男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谜。杀人罪也许可以得到宽宥或辩解，但小小的冒犯也许会刺到痛处，格鲁纳男爵对我说——”

“他对你说话了！”

“哦，对了，我的计划同你一点也没讲起过。是这样，华生，我喜欢同我的对手近距离正面接触。我喜欢面对面亲自观察他是个什么人。我给约翰逊作好指示以后，就叫了马车直奔金斯敦，见到了男爵。他态度极好，和蔼可亲得很。”

“他认识你？”

“这并不难，因为我递上了我的名片。他可是个顶级高手，冷若冰霜，嗓音柔和，镇定自若，就像一位上流社会的顾问医生那样和蔼可亲，可是他恶毒如蛇蝎。他有教养，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罪犯，在浅薄的社交礼仪下面，隐藏着他恶煞般的凶残。说真的，我很高兴有人来请我去对付这个格鲁纳男爵。”

“你说他意气风发？”

“就像一只逮住了耗子的猫在满足地呜呜叫。某些人的和蔼健谈比气质粗糙者的残暴可怕得多。他的寒暄是独特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早料到迟早会见到你的。’他说，‘你大概是梅尔维尔将军请来阻止我和他女儿结婚的，对吧？’”

“我没有否认。”

“‘先生，’他说，‘这样做你将毁了自己的鼎鼎大名，本来你是名不虚传的，但是这个案子你绝无成功的指望。你会白费周折，更不必说会招致危险。我劝你还是及早抽身吧。’”

“‘也真是巧，’我回答他，‘这句话是应该我来奉劝你的。你的脑瓜子，鄙人很佩服，男爵。我尊重你的才智，男爵。今日得见，我的



尊敬并不稍减。让我开诚布公说，无人要抖出你的往事，叫你难堪不舒服。事过境迁，你现在风平浪静，但你要坚持这门亲事不放，你就将树立一大群劲敌，他们绝不会坐视不管，任你妄为，结果必定弄得英国容不了你。这一着划得来吗？你赶快放手姑娘，才是明智之举。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旦让姑娘知晓，你就要搞得很不是滋味。”

“男爵鼻子下是一小撮蜡捻的小胡子，像昆虫的短触须一般翘起。他听着上面的话，胡子可笑地颤动，终于发出一阵颇有雅量的格格笑声。”

“‘福尔摩斯先生，请不要介意我的笑声。’他说，‘只是看着你手里没牌却非要玩儿上一把不可，我实在觉得好笑。我想没有人会玩儿得更好，玩得好不好都一样，同样很可怜。福尔摩斯先生，你没有一张花牌，只有最小最小的小牌。’”

“‘你这样认为吗？’”

“‘我知道如此。我明说了吧，因为我的牌好极了，告诉人也无妨。我幸运地得到了这位小姐的全部深情，尽管我已经把我过去的每一件不幸事件都清清楚楚告诉了她。我还告诉她可能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会来向她告密，我已预先告诫了她怎样去对付这种人。你大概听说过催眠术暗示吧，福尔摩斯先生？那么，你会看到这种暗示起怎样的作用，一个有个性的人，可以使用催眠术而不必去采取那些庸俗手段和无聊的做法。所以她对你是有准备的，毫无疑问，她也会接见你，因为她对父亲的意志十分顺从——除了那一件小事之外。’”

“你看，华生，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就尽可能泰然严肃地告辞了，但是，在我的手刚放在门把上时，他叫住了我。”

“‘对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认识勒布伦吗，那个法国侦探？’”

“知道。”

“你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吗？”

“听说遭到蒙马特区的阿帕切袭击，落下跛腿的残疾。”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先生。说来也是奇巧，还是一星期以前，他也来过问起我的事情。别插手吧，福尔摩斯先生，靠这种事你走不了运。好些人尝过滋味，都自讨苦吃。我最后奉劝一句，你走你的阳



关道，容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不相干，再见！”

“华生，你看，情况就是这样。”

“这家伙真的很危险。”

“是很危险。不过我倒不理睬他的恐吓，只是这个家伙是那种说得少干得多的人。”

“你一定要干预这事吗？如果他娶这个姑娘为妻，真的关系重大吗？”

“既然他确实谋杀了他的前妻，我看这事儿还是关系重大的。而且，这是个多么不平常的主顾呵！好了，好了，不谈这个了。喝完咖啡，你最好能随我回家，因为欣韦尔在家等着向我汇报呢。”

我们果然见到他了。这是一个魁梧、粗鲁、红面、患坏血病的人，只有那双有生气的黑眼睛是他那内在狡猾头脑的唯一表征。看来他好像刚刚跳进过他那特有的世界，又带出来一个人物，就是那位坐在他身边的苗条的、急躁如火的年轻女人，她的脸色苍白而紧张，虽很年轻，却显露出颓废和忧愁所造成的憔悴，一眼就可以看出可怕的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残痕。

“这是吉蒂·温特小姐”，欣韦尔把胖手一摆，算是介绍。“没有她不知道的——好，还是她自己来说吧。接到你的条子不到一小时，我就把她给找来了。”

“我是容易被找到的”，那个年轻女人说。“我总是在伦敦的地狱。胖欣韦尔也是这个地址，我们是老伙伴了，胖子。可是，他妈的！有那么一个人应该下十八层地狱，要是世界上还有半点儿公道的话！他就是你要对付的那个人，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笑笑，“看得出，你是好心肠，温特小姐。”

“只要我能出力叫他去该去的地方，我一切听你差遣就是。”女客人咬牙切齿地说，惨白铁板的脸上，射着怒火的眼睛充满一腔仇恨，一腔女人少有、男人绝不会有的那种仇恨。“你不用问我的过去，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谈都没用了。我落到今天这一步，都是阿尔伯特·格鲁纳给害的。我要看他的报应！”她双手向空中挥着、抓着，激动得如同疯癫。“哦，我也要把他推进地狱去。他把多少人推下了地狱呀！”

“你知道目前的情况吧？”

“胖子已经跟我说了。他在追求另一个可怜的傻瓜蛋，这一回还想和她结婚。你想阻止这件事。真好，你肯定够了解这个家伙的，千万不能让一个有理性的体面的女子上他的当！”

“她已经失去理性。因为她已经狂热地爱上了他。她已经了解他的一切，可她一点不在乎。”

“还把那个谋杀事件也告诉她了吗？”

“是的。”

“天哪，她怎么这么痴心！”

“她认为这都是诽谤。”

“你为什么不把证据摆在这个傻子的鼻子底下让她瞧瞧？”

“就是说呢，你能帮助我们这样做么？”

“我不就是活证据吗？要是我站在她眼前告诉她那个人是怎样对待我的——”

“你肯这样做吗？”

“为什么不肯！”

“也好，这倒可以试试。不过，他自己已经向她忏悔过他的罪恶了，并且已经得到她的饶恕，我看她是不会再来谈这个问题的。”

“我敢打赌，他绝不会把什么都告诉她”，温特小姐说，“除了那桩闹得人人皆知的谋杀，我还亲眼见他杀过两个，不止一个。他杀人不眨眼，心不慌，眼不跳，柔声细气跟我讲：‘不出一个月，就叫他死掉。’他可不是空口吹牛，不是。而我，压根儿不在意会是真的——你瞧，我自己那时候爱他也是爱昏了头。他怎么对待我的，都跟对现在这痴心女一样！后来是有一桩事把我震醒了，是的，我发誓！要不是他用他那巧舌如簧的嘴皮子一个劲地作解释安慰我，我当晚就离开

他了。他有一个小本子……一个带锁的褐色的皮本子，外面有他的金质家徽。我想那天晚上他准是喝醉了，要不然他怎么会给我看呢？”

“那么那是件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吧，福尔摩斯先生，这家伙收集女人，而且以此自豪，就像有人收集蝴蝶标本一样。他把什么都收在那个本子里头了，相片、姓名、细节，关于这些女人所有的事。这是一本极下流的兽性行为的记录，凡是人——即便是来自贫民窟的人，也绝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但尽管如此，阿尔伯特·格鲁纳却有这样的记录本子。‘我所毁坏的灵魂’，他完全可以在本子皮上题这样的话，只要他愿意这么做。不过，这都是题外的话，因为这个本子对你也没用，即使有用你也得不到它。”

“它在什么地方？”

“我怎么能告诉你现在它在什么地方呢？我离开他已经一年多了。我只知道当时是在什么地方放着。他在许多方面都像是一只整洁精细的猫，所以也许它现在仍然被放在内书房一个旧柜橱的格子里头。你知道他的住宅吗？”

“我到过他的书房。”

“你也去过，真的？你今早上才问这个事，动作倒是不慢，出手真快。这一回叫这个阿尔伯特可遇上克星了。外书房，都存放中国瓷器——窗子隔中间都立着大玻璃柜。书桌后面的一扇门，通内书房——一个小间，全堆的书报、纸头这种东西。”

“他不怕偷？”

“他不是胆小鬼，连最恨他的敌人都这么说他。他有自卫的能力，在晚上有警铃。再说，有什么可偷的呢？除非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瓷器。”

“就是嘛”，约翰逊武断地说道，俨然像一个专家。“有谁会收买这种既不能融化又不能出卖的东西呢？”

“不错”，福尔摩斯说。“好吧，温特小姐，如果明天下午五点钟你能来这里一趟，我将考虑是否按照你的建议安排你和这位小姐见面。我对你的合作非常感谢。不用说，我的主顾当然会大方地考虑……”

“用不着，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年轻女人大声说道，“我不是为